

南

史

十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李

延壽

羊欣

羊玄保

子戎子希

沈演之

子勳

演之從子憲

兄孫顥

江夷

子湛

玄孫蒨

曾孫敷

五世孫紆

六世孫摠

江秉之

子謐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褰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褰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

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爲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踈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剋股肱方此爲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

世論猶在兄後即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爲新安太守  
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  
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  
三年樂其山水嘗爲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  
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  
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  
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  
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  
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  
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一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碁品第三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



歷丹楊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  
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  
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  
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  
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  
曰卿等便可去矣衆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  
其以死奉朝劭爲解孝武即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  
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  
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子戎少  
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

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棊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棊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磬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確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奔棊之妙超古冠今魏

隼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  
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  
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  
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爍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  
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  
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  
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贓  
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  
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  
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爍燠



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苑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鯪場恒加功  
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  
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  
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  
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  
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  
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  
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  
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希舉察  
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

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大門奉牋  
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爲寧朔將軍  
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  
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  
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  
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  
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  
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爲燕將慕容恪所陷  
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黥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實

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  
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  
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  
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徧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  
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  
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  
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  
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  
以後軍長史范晔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  
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

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晔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晔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閼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

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  
長史爲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  
子顗

顗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  
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  
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  
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內行甚脩事母  
兄孝友兄昂一名顗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  
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求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  
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顗



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  
次黜辱顗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  
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苕根供食以樵  
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  
樂藏爲武康令以顗從役到建鄴楊州別駕陸任以書與  
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  
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帝與  
憲棊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

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  
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  
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  
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  
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  
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充州憲仍留爲冠軍長  
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  
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  
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  
回歎曰目見可欲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

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歆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

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  
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  
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  
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  
密銜之又勸張嶷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散驃騎諮  
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武帝拔爲鎮軍行參  
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  
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  
書具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